

红色黔中
走进

遥望窗子洞（10）

龙翔

风从三岔河吹来
激起阵阵涟漪
水面倒映着崖顶人家和
万丈绝壁的千秋岁月

这里是六枝，乌江上游
一条支流划开的时间裂缝
那些淡远的枪炮声
在平静的水底持续演绎
我知道，沿岸的苍山厚土
总会记下那段散落的硝烟
以及那些人的名字

我们来的时候是五月
窗子崖是一本
打开的书，窗子洞
为我们一页一页慢翻着
那个远去又切近的五月
水面平静，如同在这里
世代生息的河岸人家
平静而日益富足的日子

历史在窗子崖拐了个弯
五月的青山忠骨定格在
窗子洞深邃的时光里
拦龙河水日夜奔流
带走的，是日渐淡远的烟尘
留下的，是苍壁黑土长出的
红色植被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欧阳希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听清风挽腰，穿越
上官千年的苍凉
高高的九岔地顶
同盟会的枪炮响彻山岗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数星辰浩海
听南诏万年的哀肠
奔起的沙屯、懒河的门窗
深邃的揽龙河底
你打碎了夕阳
揉碎了月光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嗅气蒸云梦，是谁
在群山间种下一滴泪
醉了相思，美了故乡
那月下的湖水
倒影里全是她的模样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看带血的残阳，照出
我原本的模样
我本山村儿郎
也在舜脚湖畔，遥望
那一缕儿时的曙光

牂牁江

第126期

岩脚镇揽胜

文 / 王金玉

因为母亲是岩脚镇人，流逝的记忆，在时光里，岩脚镇是自然母亲孕育得最美丽的孩子，当风吹动一汪汪溪水泛起的涟漪，伴随着夏风的凉意，岩脚镇成为我增添生命意义的载体。

去年的冬季，我到岩脚镇小学去支教，教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写作文。得以涉过时空，像风一样自由，拂面岩脚镇。放眼，一层一层雾霭漫过来，轻轻挥动着细纱，飘然洒在青山溪水面。

岩脚镇，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九狮溪河畔，从六枝城区出发，行程半小时即到。岩脚历史悠久，明清两代，岩脚是贵州有名的川盐集散地，驿道

上山间铃响马帮来。曾经这里七十二行俱全，商号店铺、棧房、马店、旅馆、客店、茶楼、酒馆，货铺林立，商贸发达。商贾云集，形成了这里独具特色的古镇建筑。

走在光滑石板路上，历史的厚重凸显。远去的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已沉睡在小阁楼，曾经窗外的那轮明月已是窥不透，客商故事的场景，在数百年风尘里已归尘。小镇的残阳渐行渐远，透过了古木房古匾额虚掩的门扉，那烛光里的背影，又在为谁人卸妆。门扉两边一副楹联曰：人文古商地，山水小蓬莱。岩脚不大，很长很窄的一条老街。

老街有石牌坊耸立在眼前，牌坊高8米，长12米，顶端两条透雕石龙“二龙抢宝”跃跃欲飞；四角八条石鳌鱼悠悠吐水；对寸两面八只石凤凰翩翩起舞；下端四对石狮子栩栩如生。一幅楷书“金玉不斯尔质，方圆各范其形”对联镶在其中，让观者是赞之又赞。这样的杰作，全国也属罕见。老街沿清澈的小河水道修建，依山傍水的岩脚热闹中保留着一份恬静。行走在古镇上，古建筑随处可见，不管是飞檐翘角、是深门大院的庙宇，还是四合天井的大瓦房，抑或风蚀的石雕、斑驳的古驿道，都向世人讲述着繁华小镇的过往。

小镇身处群山环抱之中，且山与水相映，溪与石巧合，组成了小镇别具一派的“漓江风貌”。所以，去小镇赏景，只要沿着那条有着柔美腰身的曾经的古渡河便行。两岸群峰，远眺是高、大、奇。群峰凸崖林立，大多像狮子，故有山海经时仙人用赶狮鞭赶《万狮归山》的传说。近眺是仙岩水岩浑然而立，近溪的，委身在柔柔的水中；依山的，则攀岭爬坡顺延，一直融进了茫茫云层。

水域六里木栈道长的山清水秀是小镇的黄金景致，美不胜收。如果你是夏天来游玩，可以看见那些小男孩在水中嬉戏，拨起水珠对撒。

“不可居无竹”

文 / 黄树生

滑溜溜的“竹竿”置之死地而后生，遂把它的枝叶都全部剪掉，留下三寸长的枝干露出地面，用塑料纸包住断口，把收集到的奇形怪状的石头插在盆里，模仿金竹在山上生活的“艰难”环境。它很快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吧？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我一度认为自己精心栽种的两根金竹死了。后来才知道，移栽植物的时候缺乏经验，应该多少留几片枝叶，让植株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样更容易生根成活。金竹刚种下那几天，每天看几遍，期待盆里光秃秃的竹竿旁边冒出新芽来，想象突然一觉醒来，便是青黄满盆。都没有，足月有余，两盆金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盆土杂草都发芽了。最初尚存兴致，记得定期浇水，后来直接让它自生自灭，这次附庸风雅试验怕是要失败。

意外地，某一天父亲说，你那瘦

竹竿冒芽了。心下一喜，冲到阳台一看，其中较小的一盆金竹旁边不远处，一根嫩绿的芽尖斜斜地冒出来，那抹绿黄在朝阳光下泛着光。我不放心，用手往下扒拉点泥土，确认了，不是杂草。嘿，总算是活过来了，还没放弃，我低估了竹子的坚韧。接下来冒出来的新芽迎风见长，一天一个样，不到旬月时间，泛黄的竹枝就长到了尺余高。另一盆金竹也陆续吐芽，一根、两根、三根……芽儿慢慢变成了青黄枝叶，越来越多。

移栽的时候，竹根是铺展在盆底的，冒出来的新芽，有的从插在盆里的石头缝隙里钻出来，有的顶翻了小的碎石，有的斜着尽量往窗外阳光处延伸。从盆栽造景专业的角度来说，它们没有什么美感可言，但是它们都活了。比起“竹子定律”典故，有一种毛竹，它用三年时间在地里生根而

手里买下了一小块空地，修整成一个小院种了花草。花开时节，满院芬芳。加之现在我也有了工作，收入虽微薄，但稳定，她也进城边打工照顾孩子们读书，现在的岁月，她在“自传”里称为“最甜的日子”。

“自传”密密麻麻写了近30页，字迹工整，显然是经过誊写过的，虽然错别字多，病句不少，不过，字里行间流淌出来的都是对这个贫困家庭的热爱。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想到写自传，她说她自己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可是，长年累月的农活，好多字现在都不会写了。加之儿女们都在读书，我偶尔也在写写画画，她怕她在我们都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她不喜欢QQ，不玩微信，无聊了就会回忆往事，于是就写起“自传”来了。我很惭愧，真的，我不得不对自己残酷评价：我写写画画，为的可能是赚取两包烟钱，

抱紧我的头！”。

物质匮乏年代，随父母赶场成了我童年时代的奢求。每到郎岱古镇赶场日，总希望父亲带我去一起去，一是可买点甜食果饼之类解馋，二则能买点泥土烧制的玩具满足童心。父亲利用每月一次带着我去赶场顺便理发的机会满足愿望。因此，每当带我赶场时，他就选择用背箩装干辣椒去卖，这样便于让我骑“马马肩”。有时集市旁设置的青石镶边泥土填方的舞台上文艺宣传队演出，年幼的我虽不懂或跳或说或唱的内涵是什么，但骑在父亲的肩上“高人一等”地大饱眼福，尽情地欣赏演员的风采。

光阴荏苒。那个经常在父亲肩上骑着“马马肩”的我，也在34年前

丁酉年入夏的一天，热得冒汗，忽然记起了苏轼那两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有竹伴居是什么体验？种了竹是不是就摆脱了“俗味”？彼时懵懵懂懂，未及多想，不妨试验一下。

苏东坡的意境应该是有个院落的。房前屋后种上一圈竹子，饮食起居在其中，不由得你不“雅”起来。我立时想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绕房种一圈竹是不可能的了——便把主意打到了几尺见方的阳台。

西南山区很少见到竹。没有系统研究，我把见到的竹分为两种，一种是竹节长而直，颜色青，大多在农村房前屋后扎堆生长的高大“青竹”。一种是竹节短，躯干和叶子青黄的“金竹”，相比青竹，金竹个头要小一些，长得也慢。它长在山中，扎根岩缝石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被这种幼稚的举动弄得啼笑皆非，我甚至觉得有些矫情：妻子居然写起自传来了。

我无法想象，一只常年累月握锄头和拿镰刀的手如何能拿好这支纤细的笔，一个春秋冬夏都在以灶台为圆心，以到田间地头的距离为半径，用汗水画了二十年圆弧的农村妇女又如何能够静下心来坐在这张简陋的书桌旁边回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平庸往事。

那天我休班回家，妻子从衣柜里找出她藏在衣物间的这本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淡蓝色笔记本，不好意思的对我说让我帮她看看，最好是帮她改改的时候，我很惊愕了，打开一看，第一页那醒目的标题就把我逗得前俯后仰笑了足足一分钟，我边笑边恶作剧的调侃道：嗯，不错，标题：我的自传，字体：楷体加宋体，较为认真，字号：小一加粗，排版：略倾斜，错落有致，稍有创意。很显然，妻被我

的调侃弄得很生气，她红着眼睛在我的肩头狠狠的掐了一把，委屈得快哭了。

我止住了笑，其实是越往后读越笑不起来。从“我叫某某，某年某月某日生于某地，兄弟姐妹八个，小时候为了让我们吃顿饭，父母把腰都磨弯了……”开始，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后，大多篇幅都在写我们恋爱和组成家庭后的生活。她专门写到了我上了中专以后，她辍学在家，除了帮助家里干农活，就是靠到很远的地方买竹子扛回家来编织背篓。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钱特别不好挣，一个背篓卖五元，编织得不好的还卖不了那么多，顶多四块五，除去成本，也就净赚两三元钱，由于刚学编织背篓，一天加班加点也只能编一个。好不容易存了20元私房钱，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她就偷偷来我家把这钱给了我。晚上送她回家的时候下起了大雨，这20元钱就在这大雨中送她回家的路上

妻子的自传

文 / 谭龙

弄丢了。我们顺着村里的那条路找了不知多少遍，可是这些零零碎碎的钞票，早不知被大雨冲到了哪块水田里的某个阴暗角落，我心痛得直跳，她伤心得直哭。

中专毕业的那年，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彩礼，大哥送了一台康佳彩电，她家几个哥哥凑钱买了一台“野狼”牌影碟机送我们，定制的几件简单的家具共计1680元。除了父母的资助，妻子养猪赚下的800多元全部用上，从此我们过上了幸福平淡的生活。不巧的是我在“待分配”的过程中出了点事，从此国家的“铁饭碗”失之交臂。我当时有些消沉，常常借酒麻醉，好在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渐渐地也淡了。“自传”中，她把那段岁月称为“最苦的日子”。有“最苦的日子”就有“最甜的日子”，渐渐地，在我们的辛苦努力下，当时30平米的结婚新房变成了现在的两栋小楼，妻爱种花种草，去年又花了两万多元从我的一个堂叔

父亲的“马马肩”

文 / 郭府祥

的时间才翻过村子后面的土地丫，路程才走三分之一。时间观念强的父亲很着急，便对我说：“孩子，来‘骑马马肩’！”他立马将我举过头顶，我将两腿叉开，骑在他的双肩上，再用手尽力抱着他的额头。走了一段路，发现自己的手心湿润。我偏着脑袋看他的脸，原来他的额头及脸上挂满了汗珠，原来弄湿我手心是父亲的汗水。那时虽然年幼，但我还知道心疼父亲。

“爸，歇歇气吧！”“不，抓紧时间赶路，我好回家割谷子！”父亲不但没有停歇，反而加快了脚步……由于父亲走得很快，我自然也在他的肩膀上摇摇晃晃。我怕自己摔跤，总是使劲地抓住他的头发。每次晃荡之后，我总能听见他的声音：“抱紧我的头，

有父如松

文 / 林楚荣

抽着自家种的晒干后卷成的土烟叶，从不骂我们，也不说话。

开学的前一天，父亲就悄悄地去学校。我偷偷地跟在父亲后面，只见父亲进了校长的房间。我躲在窗边，听见父亲恳求校长说：“林校长，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交学费，能不能先赊着，让孩子们先来读书，过一段时间我再想办法交还学校？”校长说：“林兄，没办法啊，村里这么多家庭都很困难，孩子也不少。我若答应你，其他人都要跟着来赊学费，那我怎么向上级交差？”父亲说：“校长，我亲戚邻居都借过了，可是还是借不到学费，你就帮帮忙嘛，我保证一个月后交还，我保证一定不跟别人说来

我的家乡座落在北盘江支流月亮河畔的半山腰上，步人其中，芳草萋萋，鸟语花香。儿时，记忆中通往邻村旁寨或种庄稼之路总是崎岖不平，连接山外的路也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村民们每每走亲访友或下地劳动均靠“玩”自己的“11号车”。

人民公社时期，父母一边参加集体劳动，抢足够多的工分从而保证秋后多分粮食，一边花精力养育我们几兄妹。

垂髫之年，父亲担心我呆在家里玩火或戏水惹“祸”，于是在夏季的“双抢”和秋收时节送我到外婆家寄养，余下的时间就成为父亲的“跟屁虫”。记忆犹新的是我每天陪同他下地劳动，还可在山上寻觅到原汁原味

的东西：春天的茅针、黄豆般大的野生櫻桃，夏日的白泡、地瓜，秋季的苦桃、八月瓜……冬季嘛，就用细木棍折断成筷子在田边地角的火灰里刨蹦蹦跳跳的玉米花……

每天的集体劳动村民得按时到达目的地，有时赶急，父亲根本不允许我踱步慢行，就索性将我骑起“马马肩”。

所谓骑“马马肩”，就是把小孩放在大人肩上，让小孩两腿分开骑在大人脖子上，双手抱着大人的头，有骑马的意思，因骑在人肩上，故而得名。

五岁那年秋天，父亲送我去八公里外的外婆家。刚开始，我尽可能自己行走，虽双脚快步迈向。但很长

巴巴的。

父亲还跟别人合作做柴草生意（那时候没有天然气，家庭煮饭做菜都用柴草），承包荔枝园等等。由于运气不好，父亲做过的生意大都亏本了，比如，做柴草生意遇上长期下雨，柴草烂掉了；荔枝成熟时也遇上连阴阴雨，果实生虫了，又不能喷药，都掉到地上了……这对原本经济紧张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母亲有时候会埋怨几句，但父亲从来不会反驳母亲，也不说话。

有好多年到了我们几个孩子交学费的时间，父亲还是没办法拿出学费钱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不懂事，总是急切地央求父亲去交学费。父亲

除学费……”我透过窗缝，看到父亲恭恭敬敬地坐着，像小学生做错事一样低着头，不断地恳求校长，而校长就像是父亲的老师一样不苟言笑。瞬间，我万分难过，眼泪满眶。我不忍再听下去，悄悄地逃离了学校。

没想到父亲为了我们这么委屈自己，在坎坷的生活面前从不低头的他却为孩子们低下了头，我觉得父亲好伟大好伟大！

都说父爱如山，那时候我觉得父亲真像一座大山，他孤言寡语，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和压力，但毫无怨言！但我觉得父亲更像一棵偌大的松树，在坎坷的磨难下挺立着，不到四十岁，父亲就秃头了，脸上布满了

青山叠叠，绿水漾漾。我是脱了鞋袜，在小桥流水处，全身心地感受自然风光的自然流露，回味曾经童年时妈妈带我来时游泳的情节。小镇的石桥建有观景台，站在桥上，静静地体味远山近水的翠影碧痕，若明若暗狮子峰的冷峻，时隐时现是洗衣的村姑、扶犁的农夫的画面。用心观这最朴素的江南画面，有武夷的韵律，有漓江的美貌。用心细品这方山水，便可领悟：水碧缘于山青。

在水上栈道行走，看见一个垂钓的老人，若隐若现的话外音是：独钓今夜寂寞。

不长高，三年后的某一天，一场春雨，竹子以每天几十厘米的速度长高，最终成为参天巨竹。我移栽盆里的两根金竹，肯定长不成参天巨树，但是它们默默地用厚积薄发通过了生死考验。

金竹不急躁。许是盆栽环境的缘故，冒了几根新竹之后，它们也不会长，每天积蓄力量，慢慢变得叶宽枝粗，主干紧密细致。人也变得勤起来，修剪，浇水，努力让它春夏秋冬满盆青秀。有竹伴居是什么体验？行走在叶落萧萧、雨声点点的竹林里，东坡居士落笔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阳台上两盆金竹能让“下里巴人”变“阳春白雪”么？不过是踽踽而行时，抬眼看到那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点滴青秀，郑板桥的“任尔东西南北风”又充盈脑海了。

一不小心还可以兼赚三分虚荣，顺便可能还会博得一声喝彩。可是，我可怜的妻，提笔写字的动机却是那么单纯。

“等儿女们大学毕业了，回老家去，种两块地，喂一头猪，和老公一起，慢慢变老。”这是妻子自传的最后几句话，读罢，剩下的，只有感慨掺杂着些许心酸。

是啊，我哪里还敢去嘲笑她的幼稚，我哪里还忍心去调侃她的矫情。一个曾经对生活消沉泄气、怨天尤人，一个偶尔还在抱怨命运的人，真的没有资格对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浪漫的生活精神指指点点，品头论足。我能做的，就是再努力些，为她的“等儿女们大学毕业了，回老家去，种两块地，喂一头猪，和老公一起，慢慢变老”这句话，标上一个圆满句号。

做了父亲。顽皮的儿子也常常爬上我的肩膀骑“马马肩”，任凭道路崎岖，再苦再累如当年父亲让我骑“马马肩”一样踏实迈步前行。

改革开放40余年，特别是党和国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乡间的道路已实现硬化了的组组通，户户连，走出山外也有安装安全护栏的通村公路。村民带孩子出门不再骑“马马肩”，代替的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而今，迁居城里的我已晋升到爷爷级别。周末带孙子去公园玩耍，有时不坐公交车或不打的，常常兴致勃勃让其骑“马马肩”，一路的行走，一路的爷孙交流中再次念想当年父亲肩上托起我的童年和梦想，感悟当年传递的温暖与幸福！

风霜的痕迹。但不管生活如何重压，不管经历多少困难失败，她始终像高大的青松为我们遮风挡雨遮阳保暖；任霜欺雪虐，为我们树立了高大的榜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啊！父亲努力用他的双膀托起了几个幼弱的雏鹰。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能振奋双翼、翱翔长空了！

然而父亲高大的躯干毕竟渐渐地弯曲下去，我站在门口，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必须常回家多陪陪老父亲啊！